

循证心理矫治在福建省长刑期罪犯中的应用研究

吴红顺¹,陈育鑫²,范群武³,刘富强³

(1. 福建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2. 福建省榕城监狱,福建 福州 350002;
3. 福建省泉州监狱,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采用循证实践的方法,选取福建省某监狱的60名长刑期罪犯随机分入干预组和对照组,对干预组实施循证心理矫治措施,用抑郁量表、神经质分量表、应对方式量表对罪犯进行干预效果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长刑期罪犯普遍存在抑郁问题,其抑郁检出率为73.33%;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的抑郁、积极应对指标有显著改善;团体心理辅导可以有效缓解长刑期罪犯的抑郁症状,有利于培养罪犯形成积极乐观的心态。

关键词:循证;心理矫治;长刑期罪犯

中图分类号:R4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15)05-370-003

doi:10.7655/NYDXBSS20150508

循证心理矫治是心理矫治受到循证医学影响,为应对药物治疗及管理医疗的挑战,在疗效研究与治疗手册化、标准化的基础上,由美国心理学学会等组织自上而下地推动、发展的一种心理治疗取向^[1-2]。其本义为遵循证据进行心理矫治,后特指治疗者在意识到患者的特征、文化与偏好的情况下,将最好的、可供使用的研究证据与自己的临床技能整合起来所进行的心理矫治^[3]。当前,循证心理矫治在国外矫治界得到了普遍认可和广泛应用,成为了当代心理学实践的一种重要特征。在我国,循证心理矫治正处于起步阶段,关于中国罪犯循证心理矫治的文献非常少。2012年司法部提出“我国的监狱劳教工作将大力推广国外矫正界普遍应用的循证矫治方法”,标志着中国罪犯循证心理矫治研究的兴起和推广。

近年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表明,长刑期罪犯长期受封闭的监禁环境的影响,更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形成“监狱人格”^[4-5]。本研究前期对罪犯心理健康和个性特征的问卷调查中发现^[6]:服刑时间较长的罪犯在罪犯个性分测验(COPA-PI)中的波动、冲动、戒备、自卑、焦虑、犯罪思维等因子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罪犯常模,并在SCL-90量表中的所有因子

得分显著高于服刑时间较短的罪犯。服刑时间较长的罪犯在心理健康和个性特征方面的问题较其他罪犯都更突出,提高服刑时间较长罪犯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服刑时间较长罪犯形成更健全的人格成为当前监狱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据此,本研究拟通过循证心理矫治方法探讨、制定提高服刑时间较长罪犯心理健康水平、健全罪犯人格的具体矫治措施,以期为我国长刑期罪犯心理矫治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价值。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福建省某监狱的服刑人员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收回有效问卷276份,其中长刑期罪犯(刑期为10年及以上)96人,中刑期罪犯和短刑期罪犯180人。在96名长刑期罪犯中,根据自愿的原则(排除文盲、半文盲的罪犯以及部分严重交流障碍的长刑期罪犯),最后选取60名长刑期罪犯作为本次研究的被试。把60名长刑期罪犯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被试对象均为男性,实验组和对照组各30名。其中实验组年龄18~25岁9人,26~35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循证心理矫治在福建省罪犯矫治工作中的应用研究”(2013C035),福建省教育厅A类人文社科项目“福建省服刑罪犯人格特征及心理健康状况的初步研究”(JA10174S)

收稿日期:2015-06-17

作者简介:吴红顺(1978-),女,福建永定县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岁13人,36岁及以上8人;已婚8人,未婚或离异22人。对照组年龄18~25岁10人,26~35岁12人,36岁及以上8人;已婚9人,未婚或离异21人。

(二)研究方法

1. 实验设计

本研究的实验设计为随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前后设计。根据循证研究的步骤,本研究首先在观察、问卷、访谈等基础上全面收集福建省长刑期罪犯的相关信息,发现“抑郁”、“淡漠”、“情绪波动大”、“悲观消极”是他们的主要问题。用“长刑期罪犯”、“抑郁”等上述问题为关键词,在“康健循证决策数据库”、Campbell、PubMed等网站上查阅了关于此问题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对检索到的相关研究进行评估、判断,找出最佳的较高级别的研究证据。根据所获得的最佳的较高级别的研究证据所提供的措施,结合矫治者多年的矫治经验和技能,并在充分考虑福建省长刑期罪犯的偏好、文化水平、意愿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综合制定出一套适合我省长刑期罪犯的循证矫治方法,即采用团体心理辅导方法缓解长刑期罪犯的“抑郁”、“悲观消极”等问题。实验组每周参加1次团体心理辅导,每次2小时,共6次,罪犯根据自己的问题在团体心理辅导后自愿寻求心理咨询帮助。团体辅导内容的设计主要以提高罪犯自我接纳能力、情绪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而展开。6次团体辅导的主题分别为人际沟通、团队协作、情绪表达、自我接纳、社会适应、积极应对。运用团体活动、角色扮演、行为训练等技术完成本系列团体辅导活动,团体辅导过程由笔者以及4名经过培训的大四心理学专业本科实习生共同完成。对照组则按照监狱的常规生活状态,不参加任何团体心理辅导,也没有给予心理咨询。

2. 测量工具

长刑期罪犯的情绪、人格、心态问题是一直以来监狱工作者特别重视的问题^[7-8],针对福建省长刑期罪犯的特点以及主要问题,本研究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艾森克人格问卷神经质分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长刑期罪犯的抑郁状况、情绪稳定性以及应对方式进行测量。抑郁自评量表由美国 Zung 编制,共20题,其中有10个条目按反向评分,另外10个条目按正向评分,所有项目之和为量表总粗分,总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总粗分的正常上限参考值为41分,总粗分42~50分为轻度抑郁,51~58为中度抑郁,59分及以上为重度抑郁。艾森克人格问卷由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编制,艾森克问卷的神经质分量表共24个条目,分数高者常常焦虑、担

忧、郁郁不乐,分数低者情绪反应缓慢,性情温和,善于自我控制;艾森克人格问卷在心理研究领域中被广泛应用,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特质应对方式由我国姜乾金等编制,问卷共20题,包括两个因子,即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数越高表明积极应对或消极应对的水平越高,该问卷目前被广泛应用,被证明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是国内较经典的应对方式量表。采用SPSS17.0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二、研究结果

(一)福建省长刑期罪犯干预前抑郁症状、神经质人格特质、应对方式状况

长刑期罪犯的神经质人格特质均分与常模无显著差异,消极应对、积极应对均分显著高于常模(表1)。长刑期罪犯中44人(73.33%)有抑郁症状,其中31人(51.67%)为轻度抑郁,12人(20.00%)为中等程度的抑郁,1人(1.67%)是重度抑郁。

表1 福建省长刑期罪犯干预前抑郁症状、神经质人格特质、应对方式状况

项目	对象	常模	(分, $\bar{x} \pm s$)	
			t值	P值
抑郁	45.16 ± 7.98			
神经质人格	13.23 ± 5.88	12.11 ± 5.08	1.18	>0.05
积极应对	28.97 ± 5.54	23.58 ± 8.41	6.23	<0.01
消极应对	32.92 ± 6.92	30.22 ± 8.70	2.47	<0.05

(二)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前后抑郁、神经质人格特质、应对方式比较

用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 检验进行差异比较,结果显示,在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抑郁、神经质人格特质、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Z=-1.87, P > 0.05; Z=-0.93, P > 0.05; Z=-1.57, P > 0.05; Z=-0.35, P > 0.05$),说明两组被试具有同质性。在干预后,实验组罪犯的抑郁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积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神经质人格和消极应对在实验前后无显著差异(表2)。

表2 干预后实验组和对照组抑郁、神经质人格特质、应对方式的得分比较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分, $\bar{x} \pm s$)	
			Z值	P值
抑郁	38.63 ± 8.20	44.09 ± 7.79	-2.141	0.032
神经质人格	12.31 ± 5.62	14.09 ± 3.44	-0.975	0.330
积极应对	35.96 ± 6.09	30.97 ± 6.87	-2.425	0.015
消极应对	28.90 ± 6.01	29.05 ± 5.11	-0.223	0.824

三、讨论

本研究表明,约73.33%的长刑期罪犯存在抑郁

症状(其中约51.67%的长刑期罪犯是轻度抑郁,中度和重度抑郁所占比例共约22%),这说明当前长刑期罪犯普遍存在抑郁症状,大多数长刑期罪犯长期处于消极、低落的情绪状态,并且有相当比例的长刑期罪犯(约22%)达到了中、重度抑郁状态。长刑期罪犯的抑郁等情绪问题是监狱工作者不容忽视的问题。长刑期罪犯的神经质人格与常模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是长刑期罪犯在监狱呆的时间较长,某种程度上已较习惯监狱的枯燥生活,所以情绪波动较小,另外,也可能与长刑期罪犯在监狱生活中慢慢形成的“抑郁”、“淡漠”等状态有关,所以表现出情绪“稳定”的一面。

长刑期罪犯在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上均显著高于常模,说明长刑期罪犯可能存在两极分化现象,部分罪犯能够接受现实,以积极态度面对自己的问题,而部分罪犯可能长期处于消极、悲观状态中。

本研究根据循证实践的步骤,针对当前长刑期罪犯的抑郁等突出问题,在综合最佳证据、自身心理矫治经验以及罪犯需求等基础上提出了采用团体心理辅导的方案。该方案的实施结果表明,实验组的抑郁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积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团体心理辅导等方法对改善长刑期罪犯的抑郁情绪、培养罪犯形成积极乐观的心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长刑期罪犯长期呆在枯燥的监禁环境中,每天重复着一样的生活,情感很难倾诉或发泄,罪犯之间也很少沟通和交流,而专门针对长刑期罪犯设计的团体活动给他们提供了情感交流、认知自我、展现自我的一个良好平台,在团体活动中很多罪犯找回了自己久违的心声,激发了他们的生活热情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很多罪犯在团体活动中也学会了与人沟通交流的方法,学会了换位思考,提高了他们的情商,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抑郁症状。实验组和

对照组在神经质人格、消极应对上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长刑期罪犯总体上情绪较稳定、情绪波动较小,但仅仅通过一段时间的团体心理辅导不足以改变部分罪犯长期以来形成的悲观、消极心态,对长刑期罪犯开展持续半年及以上的团体心理辅导效果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Wampold BE, Goodheart CD, Levant RF. Clarification and elaboration on 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psycholog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7, 62(6): 616-618
- [2] Wendt D Jr. 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vements in psychology empirically supported treatments, common factors, and objective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J]. *Undergraduat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6(2): 49-62
- [3] 杨文登. 循证实践: 一种新的实践形态[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0, 26(4): 106-110
- [4] Tibbetts SG. Self-conscious emotions and criminal offending [J]. *Psychological Reports*, 2003, 93(1): 101-126
- [5] 景璐石, 吴燕, 徐涛, 等. 男性犯罪青少年的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对照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4, 22(8): 1264-1266
- [6] 吴红顺, 连榕, 陈育鑫. 福州市某监狱不同刑期罪犯个性特征和心理健康状况研究 [J]. *医学与社会*, 2012, 25(12): 75-77
- [7] 张荣伟.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学校生命教育方法探析 [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14(6): 484-487
- [8] 罗艳红, 蔡太生, 李满林, 等. 成年罪犯的人格特征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1): 123-125